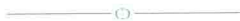


〔马来〕钟怡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9787539984021

捱日子

捱日子

〔马来〕钟怡雯 著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捱日子 / (马来) 钟怡雯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海外华人名家散文)

ISBN 978-7-5399-7758-4

I. ①捱…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马来西亚—现代 IV. ①I33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7625 号

书 名 捱日子

著 者 (马来) 钟怡雯
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58-4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卷一 垂钓睡眠】

说话	003
垂钓睡眠	007
失魂	011
摆脱	015
听说	018
发谗	022
茶楼	026
回荡,在两个纬度之间	030

【卷二 祝你幸福】

凝视	039
六月	043
小女生	048
祝你幸福	051
伤	054
鬼崇	058
换季	061

【卷三 统统回收】

红颜悦色	067
似饰而非	073
药瘾	078
隐形	084
酷刑	088
统统回收	094

我和我豢养的宇宙	099
----------	-----

【卷四 今晨有雨】

重返声色世界	105
擦身而过	107
今晨有雨	111
就只是这样	115
黑洞的诱惑	118
秋光实验	124
位置	127
北纬五度	130
阳光如此明媚	135

【卷五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143
他以为他是一首诗	144
无所谓	146
逃亡者	147
一家人的梦	149
声气	151
埋葬自己	153
不做生日	155
阳光不到的角落	156
亲爱的	158
信耶稣得水牛	160

【卷六 在那遥远的地方】

村儿们	165
纱笼与绳子	166
请往生净土	168

野睡的滋味	170
虐待舌头	171
难以承受的酸	173
原始人的食谱	174
在那遥远的地方	176
天这么黑	178

【卷七 那些曾经存在的】

黄昏的幻影	185
野蕨之梦	186
依然蕉风椰雨	188
绝色	190
完美的信仰	191
我们的青春	193
摸黑上巴刹	195
捱日子	197
那些曾经存在的	198

【卷八 夜色渐凉】

伊斯坦堡的呼愁	203
夜色渐凉	207
昨夜你进入我的梦境	213
我要为你歌唱	218
近黄昏	223
时光的缝隙	227
仪式	233
当秋光越过边界	237

【卷一 垂钓睡眠】

鱼缸里剩下硕果仅存的一尾金鱼。在前后总共养死几十尾大小不同的鱼族之后，这尾貌不惊人的家伙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尽管如此，它却有些“遗世而独立”的落寞，一种幸存者的孤单。然而我却没有勇气再为它添加伙伴。四尺宽的鱼缸除了打气筒在一角自得其乐的吹泡泡，再无其他物件，也因此让透明清澈的寂寞占去大部分的空间。金鱼为了表示它对打气筒的认同，不时游到水面学它吐闷气，同时躲避无所不在的寂寞。尤其当我探首过去，它常常把半张鱼脸伸出水外，嘴巴急促地一张一合，那么热切地要与我交谈。

我默默的凝视它，仿佛读懂了那急切神情中所蕴藏的悲哀。换水时，想到那里面都是它倾吐的心事，或许还浸泡着几十尾鱼儿的遗言和魂魄，于是舀水的手势便不禁犹豫，速度也缓慢下来。后面阳台的植物老是蠢蠢欲语，是不是因为浇灌了那些死不瞑目的鱼魂和永不腐化的鱼尸？它们化身铁线蕨和黄金葛水亮细嫩的新叶和幼芽，用细弱的枝叶比画着手语，不时发出似有若无的叹息。伏案读书的我有时不免怵然惊悚，是谁？究竟是谁在我耳畔喁喁？那语丝若隐若现，我心念方动，它便霎时消失了踪迹，留下微微摆荡的末梢，还勾动不满足的好奇心。

刚搬到山上，左邻右舍都是一张张陌生的脸谱。电信局迟迟没有来牵电话线，似乎故意要我过一段遗忘世界也被世界遗忘的日子。反正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也没有迫切要联络的事，暂时离开纠结的人际网络，我乐于过着不必交谈、不必说话的自闭日子。后阳台零星散置一些被遗弃的铁线蕨和黄金葛，略显干枯的叶子可怜兮兮的跟我讨水喝。角落那头一个四尺宽的鱼缸，让从未养过鱼的我忽然兴起养鱼的念头。那些可怜鱼儿就是这一念之差的牺牲品，直到剩下孤单的一尾和我相濡以沫。

由于生活中几乎没有交谈的对象，我只好常常和金鱼默默相望，渐渐的在

鱼儿身上看到了我以及围绕着我的庞大空虚和寂寞。我体内积累愈来愈多过剩的话语和想法，慢慢阻塞了我的头脑和心房，一如空气持续撑胀已经过饱的气球。一次泡茶时，在喧哗的沸声中，我忽然“听到”自己正嘀答盘算的念头冲口而出。那声音撞击着绷紧的空气，带着金属的冷酷音质，这才发现过饱的话语沿着喉咙溢出了唇外。我立刻放下抓在手上的茶叶，小跑步到半山的杂货店，买了些并不真想吃的零食，真正的目的是想找个人说话，好让我释放话语的残渣。杂货店的猫不停地在我小腿摩挲示好，于是我买了一罐狗罐头回报它的馋嘴，同时努力在脑海翻找一些适当的形容词来称赞它。一直皱着眉头的老板娘因为赚了钱又省了一顿猫食，外带得到一笔额外的称赞，脸色立时缓和许多，跟我搭讪说了些埋怨天气的话。我拎着一塑胶袋东西往回走，边挥汗边想，还好，还有说话的能力，然而郁闷的感觉并未散去，仿佛梅雨季的黏身闷雨，我陷入胶着的思绪。

放下东西，却没有放下累积的沉郁。我走到后阳台，聆听金鱼无声地吐气。天空迅速挪来大片大片的灰云，一如布满心湖黑压压的话语。它们如今在我脑海某个地方形成了沼泽，结合了情绪，发酵后闷在心洼里，就像鱼缸里堆积的语尸，需要不断地排放、更新，而我的却只能不断地沉淀。

我学金鱼吐气，没有气泡，只有一声闷隔，那里面藏着无可奈何的情绪。我只得在书桌前坐下。书房井然有序，正好对比心里未经语法整理的紊乱情绪。此刻若有电话，就可把这些称之为“无聊”的东西排放出来，就像暴雨过后的滔滔泻洪；好比此刻，天空挂不住超载的乌云，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雨水哗啦啦倾下。连铁线蕨和黄金葛都学会抽芽长叶，释放鱼魂寄居的叹息，唯有我不停地滋生说话的欲望，这样一来就像吃下过多食物的胃囊，难怪会消化不良而无所适从了。

于是我开始写信，蓝色的忧郁和黑色的苦闷用原子笔排泄出去。这样的“清理”工作就像丢弃发臭的垃圾、擦去地板的灰尘、餐后抹掉桌子的残羹，否则就会惹来蟑螂蚂蚁，我愈来愈脏乱的心洼难怪会养出一只难缠的小鬼，不停来啃噬我软弱的心房。

我翻开通讯录，选定了一位住在德国的朋友，开始长篇大论抒发独居以来的观感。那感觉痛快畅流如午后骤雨，霎时淹过六张航空信纸，薄如蝉翼的信纸几乎承载不住超重的情绪。我边写边想象朋友收到信时，会如何被突

如其来的澎湃情感所惊吓，继而感动莫名，把来信反反复复地看上几遍寻找玄机。这封信写来真像谈恋爱时整个世界为之倾斜的奔放，笔势一发不可收，恰似一把大火熊熊燃尽堆积的枯叶废纸，充满引刀成一快的大汗淋漓。这才真正体会我那位正处愤怒中年的高中老师，为何总以“不吐不快”的理由理直气壮发牢骚，大力抨击校务和政治，并且丝毫没有因为占用上课时间、影响学生学习权益而愧疚。这背后同样是“清除”的生理本能——清除心里的垃圾，保持生活的平衡和心理的健康，并不需要套上知识分子戮力扛起时代重任、不满现状之类的道德使命传统。

这实在是“人”的麻烦，同时也是会说话的麻烦。打从牙牙学语开始，人们就会用声带来制造声音垃圾，那种或可名之为“噪音”的东西。看那位老师雄辩滔滔的样子，俨然是一位说林高手。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倘若在春秋战国，会是苏秦张仪之流的说客，太史公将为他立传，让他的名嘴永留史册。这位现代说客在五年后靠着他的舌头当上了市议员，充分满足他说话的欲望。

即使在人迹罕至的山上，也躲不过令人厌烦的声音。那群大嗓门可能刚做完运动，或是饭后散步，不但用垃圾，也用声音污染美丽的朝云晚霞和满山翠绿的树木。可怜的花木吸纳了他们呼出的混浊二氧化碳，还要接收丝毫没有美感的东家长西家短。同样是说人长短，人物品评在六朝却是可以提升到艺术境界，写成一部风流倜傥的《世说新语》，而我们自甘堕落，让说话变成令人厌烦的生理本能，降位至等同蚊子苍蝇的嗡嗡之声。

我把这些牢骚付邮时，竟发现超重到要付四倍之多的邮资。信入邮筒发出一声轻叹，好像代替我打个满意的饱嗝。邮差定时替邮筒清除体内的信件，就像我不时要帮金鱼换进新鲜干净的清水，拨掉拥挤的鱼渣，这或许是金鱼得以好好存活的原因吧！

夜里雨势加骤，天空还在排放它的忧郁。著作等身的人也是，他们排泄出大量的语汇和句子去谋杀树木，好满足表达的欲望，让印刷精美的书籍去散播他们的唠叨。几千年前一时心软的竹子立下承诺，善良的树木至今都必须牺牲生命承载人类的喋喋不休，从真诚到虚伪，从不知所以然的忧伤到整个时代的忧患。譬如《史记》，那里面满载历史和时代的重量，以及读书人的自省和忧患。直到现在，竹林里那些簇拥着的竹叶，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传唱着不朽的史诗，就像多少年来人们在课堂上听授一遍又一遍的《史记》。当我

捧着两公斤重、泷川龟太郎会考证的精装《史记》时，不禁遥想当年太史公挥笔疾书的心情。他把心里对历史和时代的焦虑提炼、转换成文字，一笔一画流淌到谦卑的竹子上，让它们慢慢抚平一颗躁郁的心。

记得上《史记》课那天，我除了手抱那本大书，背包里还有厚度同等的《说文解字》。我有时不免想以它们为枕，如此时代相去不远的太史公和许慎还可以聊天，抒发心中的郁闷。许慎会面露喜色的讲解他那套伟大的造字原理，太史公则会疾言厉色为历史抱不平吧！也许那是一个各说各话的场面，太史公是那样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能立德立功，退而立言，当有满腹的牢骚要倾诉。至于许慎，也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吧！否则他怎么会去写那样一部和文字有关的大书，还要绞尽脑汁把那么多的文字分部归类呢？

后来我由学生变成老师，面对身上老是寄生着瞌睡虫或跳虱的学生，不是睡觉就是不安分地动来动去的时候，多想变成说书人柳敬亭，把课文视同精彩的话本小说或戏文，用掷地有声的音质和唱作俱佳的肢体语言，让寄生的睡虫跳虱悉数惊走，尝尝逞口舌之快的酣畅。那些在市井说书的人一定也十分耽溺这种说话的快乐，在观众七情六欲搬演的表情上得到无上的满足感。

然而我总觉得自己的头脑和舌头之间缺乏搭配的默契，自然也就不会有说书人的群众魅力。幼年的我伶牙俐齿，亲戚朋友都认为我远较同年龄的小孩能说善辩，嘴巴特别甜，遇见谁都用抹过蜜的辞语殷勤问候，颇有靠嘴吃饭的潜力。这样说来，不知是幼年的我背叛了自己，还是成年后的自己背叛了能言善道的童年。我总觉得有一个无底的黑洞把该说想说的话都吸纳进去，抱着多说不如少说，说了也不增加减少什么的想法，终于让许多话语在心里沉淀，于是那块地方便形成了不停冒泡的沼泽。

独居的那段日子更能感受到沼泽愈加浓稠。当我和金鱼无言以对，总能从彼此的难言之隐中感受到一丝相濡以沫的温暖。人类一旦进入语言的牢笼，就毫无选择的要用它疏通情感，然而情感又会闹情绪不想说话。也许这是一种惩罚吧！上帝造人之初就设定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程式，人们最终要因为说话的代价而在语言的泥沼里挣扎浮沉。

电话线接上，四面八方掩至的话语让我应接不暇，好像自己是潜逃的罪犯，突然被寻获了，必须解释逃逸的原因，接受不停的质询，又要说明亡逸的

日子做了些什么。我握着听筒有些不知所措，不断地搜寻救援的语句，同时听到心里那块沼泽又开始不停地冒泡。突然我竟十分渴望再度回到与金鱼相伴、想说话时就写信的寂默日子。

垂 钓 睡 眠

一定是谁下的咒语，拐跑了我从未出走的睡眠。闹钟的声音被静夜显微数十倍，清脆脆地鞭鞑着我的听觉。凌晨三点十分了，六点半得起床，我开始着急，精神反而更亢奋，五彩缤纷的意念不停的在脑海走马灯。我不耐烦的把枕头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头，以往都很尽责的把我送抵梦乡，今晚它似乎不太对劲，柔软度不够？凹陷的弧度异常？它把那个叫睡眠的家伙藏起来还是赶走了？

我要起性子狠狠地挤压它。枕头依旧柔软而丰满，任搓任搥，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鲁莽和欺凌。此时无数野游的睡眠都该已带着疲惫的身子各就其位，独有我的不知落脚何处。它大概迷路了，或者误入别人的梦土，在那里生根发芽而不知归途。静夜的狗吠在巷子里远远静静的此起彼落，那声音隐藏着焦躁不安，夹杂几许兴奋，像遇见猫儿蓬毛挑衅，我突发奇想，它们遇见我那跷家的坏小孩了吧！

我便这样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间中偶尔闪现浅薄的梦境，像一湖涟漪被一阵轻风吹开，慢慢地扩散开来。然而风过水无痕，睡意只让我浅尝即止，就像舐了一下糖果，还没尝出滋味就无端消失。然后，天亮了。闹钟催命似的鬼嚎。

我从此开始与失眠打起交道，一如以往与睡眠为伍。莫名所以就突然失去了它，好像突然丢掉了重要零件的机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它又不是病，不痛不痒，严重了可以吃药打针；也不是伤口，抹点软膏耐心等一等，总有新皮长出完好如初的时候。它不知为何而来，从何处降。压力、病变、环境太亮太吵、杂念太多，在医学资料上，这些列举为失眠的诸多可能性都被我否定

了。然而不知缘起，就不知如何灭缘。可惜不清楚睡眠爱吃什么，否则就像钓鱼那样用饵诱它上钩，再把它哄回意识的牢笼关起来。失眠让我错觉身体的重心改变，头部加重，而脚下踩的却是海绵。感觉也变得迟钝，常常以血肉之躯去顶撞家具玻璃以及一切有形之物。不过两三天的时间，我的身体变成了小麦町——大大小小的瘀伤深情而脆弱，一碰就呼痛，一如我极度敏感的神经。那些伤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给我的纪念，同时提醒我它的重要性。它用这种磨人脾性损人体肤的方式给我“颜色”好看，多像情人乐此不疲的伤害。然而情人分手有因，而我则莫名的被遗弃了。

每当夜色翻转进入最黑最浓的核心，灯光逐窗灭去，声音也愈来愈单纯、只剩婴啼和狗吠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萎缩的精神在夜色中发酵，情绪也逐渐高昂，于是感官便更敏锐起来。远处细微的猫叫，在听觉里放大成高分贝的厮杀；机车的引擎特别容易发动不安的情绪；甚至迁怒风动的窗帘，它惊吓了刚要莅临的胆小睡意。一只该死的蚊子，发出丝毫没有美感和品位的鼓翅声，引爆我积累的敌意，于是干脆起床追杀它。蚊子被我的掌心夹成了肉饼，榨出无辜的鲜血。我对那美丽的血色发呆，习惯性的又去瞄一瞄闹钟。失眠的人对时间总是特别在意，哎！三点半了！时间行走的声音让我反应过度，对分分秒秒无情的流失尤其小心眼。我想阅读，然而书本也充满睡意，每一粒文字都是蠕动的睡虫，开启我哈欠和泪腺的闸门。难怪我掀开被子，脚跟着地的刹那，恍惚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冷笑：“认输了吧！”原来失眠并不意味着拥有多余的时间，它要人安静而专心地陪伴它一如陪伴专横的情人。

我趿上拖鞋，故意拖出叭哒叭哒的响声，不是打地板的耳光，而是拍打暗夜的心脏。心有不甘的旋亮桌灯，温暖的灯光下两只猫儿在桌底下的篮子里相拥酣眠。多幸福啊！能够这样拥抱对方也拥抱睡眠。我不由十分羡慕此刻正安眠的众生、脚下的猫儿以及那个一碰枕头就能接通梦境的“以前的我”。眼皮挂了十斤五花肉般快提不起来了，四天以来它们阖眼的时间不超过十二个小时，工作量确实太重了。黄色的桌灯令春夜分外安静而温暖。这样的夜晚适宜窝在床上，和众生同在睡海里载浮载沉。

或许粗心的我弄丢了开启睡门的钥匙吧！又或者我突然失去了泅泳于深邃睡海的能力；还是我的梦吃干犯众怒，被逐出梦乡。总而言之，睡眠成了

生活的主题，无时无刻不纠缠着我，因为失去它，日子像塌陷的蛋糕疲弱无力。此刻我是猎犬，而睡眠是兔子，它不知去向，我则四处搜寻它的气味和踪迹，于是不免草木皆兵，声色俱疑。众人皆睡我独醒本就是痛苦，更何况睡意都已悉数凝聚在前额，它沉重得让我的脖子无法负荷。当然那睡意极可能是假象，尽管如此，我仍乖乖的躺回床上。模糊中感到钝重的意识不断压在身上，甜美的春夜吻遍我每一寸肌肤，然而我不肯定那是不是“睡觉”，因为心里明白身心处在昏迷状态，但同时又听到隐隐的穿巷风声游走，不知是心动还是风动，或是二者皆非，只是被睡眠制造的假象蒙骗了。那浓稠的睡意蒸发成丝丝缕缕从身上的孔窍游离，融入众多沉睡者煮成的无边浓汤里。

就这样意志模糊的过了六天，每天像拖个重壳的蜗牛在爬行。那天对镜梳头时，赫然发现一具近似吸血僵尸的惨白面容，立时恍然大悟，原来别人说我是熊猫只是善意的谎言。此时刚洗过的头发纠结成条，额上垂下的刘海悬一排晶亮的水珠，面目只有“狰狞”二字可形容。头发嫌长了，短些是否较易入眠？太长太密或许睡意不易渗透，也不易把过多的睡意排放出去，所以才失眠的吧！

到第七天，我暗忖这命定的数字或会赐我好眠，连上帝都只工作六天，第七天可怜的脑袋也该休息了。我听到每一个细胞都在喊困，便决定用诱饵把兔子引回来。那是四颗粉红色、每颗直径不超过零点五公分的梦幻之丸，散发着甜美的睡香，只要吃下一粒，即能享有美妙的好梦。

然而我有些犹豫，原是自然本能的睡眠竟然可以廉价购得。小小的一颗化学药物变成高明的锁匠，既然睡眠之钥可以打造，以后是否连梦境也能够一并复制，譬如想要回味初恋酸酸甜甜的滋味，就可以买一瓶青苹果口味的梦幻之水；那瓶红艳如火的液体可以让梦飞到非洲大草原看日落；淡黄色的是月光下的约会；蓝色的呢？是重回少年那段岁月，尝尝早已遗忘的忧郁少年那种浪漫情怀吧！

我对那几颗小小的东西注视良久。连自己的睡眠都要仰仗外力，那我还残存多少自主，这样活着凭的是什？然而我极想念那只柔顺可爱的兔子，多想再度感受梦的花朵开放在黑夜的沃土。睡眠是个舒服的茧，躲进去可以暂时离开黏身的现实，在梦工场修复被现实利刃划开的伤口。我疲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时间行走在暗夜的声音。醒在暗夜如死刑犯坐困牢房，尤其月

光令人发狂地恐慌。阳光升起时除了一丝凉淡淡的希望，伴随而来是身心俱累的悲观，仿佛刑期更近了，而我要努力撑起钝重的脑袋去和永无止尽的日子打仗。

我掀开窗帘，从没看过那么刺眼的阳光，狠狠刺痛我充血的眼睛，便刷的一声又把帘子拉上。习惯了苍白的月光和温润微凉的夜露，阳光显得太直接明亮。黑夜来临，我站在阳台眺望灯火灭尽的巷子，仿佛一粒泄气的气球，精神却不正常的亢奋起来，如服食过兴奋剂，甚至可以感觉到充血的眼球发光，像嗜血的兽。

我想起大二时那位仙风道骨的书法老师。上课第一节照例是讲理论，第二节习作。正当同学把浓黑的注意力化作墨汁流淌到纸上，笔尖和宣纸作无声的讨论时，突然听到老师低沉的声音说：“唉！我足足失眠两个星期了。”我讶然抬头，还撇坏了一笔。老师厚重镜片后的眼神闪现异光，那是一头极度渴睡的兽。我正好和他四目相接，立刻深深为那燃烧着强烈睡欲的眼神所慑，那是被睡意腌渍浸透、形神都沦陷的空洞，或许是吸收了太多太多的夜气，以致充满阴冷的寒意。然而他上起课来仍是有条有理，风格流变讲得井然有序，而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不时用力敲打自己的脑部、揉太阳穴，一副巴不得戳出个洞来的狠劲，其实是一种极度无奈的沮丧。他是在叩一扇生理本能的门，那道门的钥匙因为芸芸众生各持一把，丢掉了借来别人的也无济于事，便那么自责的又敲又戳起来。

然则如今我终于能体会他的无奈了。可怕的是我从自己日趋空洞的眼神，看到当年那瞬间的一瞥复又出现。昼伏夜出的朋友对夜色这妖魅迷恋不已，而愿此生永为夜的奴仆。他们该试一试永续不眠的夜色，一如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鹰鹰啄食内脏的普罗米修斯，承受不断被撕裂且永无结局的痛苦。然而那是偷火种的代价和惩罚，若是为不知名的命运所诅咒，这永无止境的折难就成了不甘的怨怼而非救赎，如此，普罗米修斯的怨魂将会永生永世盘桓。

失眠就是不知缘由的惩罚。那四颗梦幻之丸足以终止它吗？我听上瘾的人说它是吗啡，让人既爱又恨，明知伤身，却又拒绝不了，因为无它不成眠。这样听来委实令人心寒，就像自家的钥匙落入贼子手里，每晚还要他来给自己开门。于是我便一直犹豫，害怕自己软弱的意志一旦首肯，便坠入深渊永

劫不复了。

睡眠的欲望化成气味充斥整个房间，和经过一冬未晒的床垫、棉被浓稠地混合，在久闭的室内滞留不去，形成房间特有的气息。我以为是自己因失眠而嗅觉失灵的缘故。一日朋友来访，我关上房门后问：“你有没有闻到睡眠的味道？”他露出不可思议、似被惊吓的眼神，我才意识到自己言重了。

就像我没有想到会失眠一样，睡眠突然倦鸟知返。事先也没有任何预示，我回避镜子许久了，一如忘了究竟有多少日子是与夜为伴，以免吓着自己，也害怕一直叨念这一点也不稀罕的文明病，终将为人所唾弃。何况失眠不能称为“病”吧！如此身旁的人会厌恶我一如睡眠突然离去。而朋友一旦离开就像逝去的时间永不回头，他们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亦非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更不会像丢失的狗儿会认路回家。

那天清晨，自深沉香醇的梦海洄回现实，急忙把那四颗粉红色的梦幻之丸埋入昙花的泥土里。也许，它们会变成香喷喷的钓饵，有朝一日再度诱回迷路的睡眠；也可能长出嫩芽，抽叶绽放黑色的夜之花，像昙花一样，以它短暂的美丽温暖暗夜的心脏。

失 〰

魂

时序已由夏入秋，我却仍胶着在夏日的焦躁里，张惶地四处寻找走失的魂。它是我的守护神，一只小小的兽，长期寄居我的身体，会伸爪子，睡觉时磨牙、梦呓，偶尔还踢人。我疼它、宠它、小心翼翼伺候它，甚至用美眷喂养它，而现在，它竟离我而去，连个字条都没留就突然消失了。

其实我知道它在哪里。然而为了面子问题，我不得不宣告它的走失。我担心它遭不良分子诱拐，带到天涯海角藏匿起来，好伺机向我勒索大赚一笔。可怜的魂，它一定备受惊吓了。面对询问和关怀的目光，我如此忧心忡忡的表白。当然这是我替忧郁寻找的借口，为消瘦编造的理由。其实我知道，在这充满可能的季节，温润的西风吹得我微微晕眩、不断想远游的时候，我的魂，就窝在你意识的螺壳，像小小的一只寄居蟹，拨动你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千转柔肠的思绪。它伸个懒腰，枕着你温暖的心房，像睡在气候宜人的地中海，